



百家笔会

懂事的榕丫头

徐革萍

榕丫头要出嫁了。随着婚期的临近,我的内心愈发五味杂陈——高兴、激动、不舍。榕,是她的小名。榕丫头自幼胆小、乖巧。她出生的时候,又黑又小,像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太。在襁褓里安静得像只小猫,饿了才吱吱叫几声。榕丫头一岁半才会走路,我每天回家,老远就喊她大榕!大榕!便看见她依在奶奶怀里对我怯生生地笑。外婆说这丫头胆这么小,不像你生的。我瞅瞅那张小脸,寻思着怎么不像是我生的呢?这眉眼还是有几分像我吧。两岁半的时候,奶奶送她去上幼儿园,她紧紧牵着奶奶的衣襟,一个劲地哭,不愿撒手。无奈,奶奶只好留下来陪着她,早上一块儿去,晚上一块儿回来。就这样硬陪了半个月,幼儿园阿姨不乐意了,叫奶奶狠下心,找机会丢下娃悄悄回家。榕丫头会哭成什么样子,好在哭了一个礼拜之后,便慢慢适应了下来。从小到大,榕丫头一直很乖很听话。学习虽不尽如人意,但基本没让我操过多少心。考上师范学院,毕业、考研,一战不成又二战,考教师编制,考公务员,最后考上事业编,去安庆上班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这二十几年里,我替她操心的地方着实不多。她上小学,我和她爸忙于生意,极少管她的学习,等她拿着不理想的成绩单回来,我又气得狠狠地骂她,骂过又去忙生意了,顾不上她了。如今想来,我对她的教育是简单粗暴的。好在那时店里请了几个小姑娘帮忙,她做完作业,便和几个小姐姐玩,有说有笑,倒也快乐。在她六岁那年,我怀了二宝,便把店面关掉,专门在家待产和照顾她。最有趣的是,她一听我说了弟弟或妹妹,就气呼呼地说,我不要!然而等小妹出世以后,她却喜欢得不得了,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看小妹,抱她,亲她,爱不释手。印象最深的一件事,大约是小妹一岁半的光景。那天中午,我喂好小

家吊脚楼,参差错落,飞檐翘角,古色古香,尽显着土家族建筑的魅力与神奇。吊脚楼里发生过多少故事呢?墙上贴着土家阿妹的哭嫁的图片,幽怨感人。为什么哭呢?为离别还是为未来?导游介绍说,那是当地的一个风俗。他们“以喜当悲、以悲当喜”,在这大喜大悲的人生大事上,表现出不一样的人生态度。在一些古装剧里,新娘出嫁时,因与家人别离之悲,常常会上好一会儿,但土家新娘的“哭嫁”却有所不同:她们以歌代哭,以哭伴歌,这种“哭”不是没有讲究的呜咽或者嚎啕大哭,而是有完整的哭词、一定的程序,还有一定的节奏和旋律。哭嫁歌表达了土家族阿妹对媒人、对包办婚姻的不满,不知道夫家究竟是好是坏,全靠媒人在中间说道、牵线。对未来婚姻生活的迷茫,对自身命运的无力,在一代代土家族阿妹们的哭嫁歌中留下深深的烙印。然而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,思想观念的转变等,土家族的婚俗礼仪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,传统的婚俗礼仪逐渐被现代的、婚俗礼仪取代,越来越少的人会在结婚时严格按照哭嫁的流程进行,会唱哭嫁歌的人也越来越少。而且,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,自由恋爱逐渐成为土家族男女配对的主要方式,男女平等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,这一习俗的部分社会基础已不存在,哭

嫁的习俗和哭嫁歌的传承均面临着严峻的境地。吊脚楼下的青石板街古朴狭窄,依山势蜿蜒而去,大约有四五里长,每次走在上面,仿佛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,空间距离只跨出几步,却好比穿越了几十年的时空隧道,回到了那纯朴的年代。走到村口,便看到那条60米高,42米宽的瀑布,水流倾泻而下。这条瀑布的气势自然无法与黄果树瀑布相比,甚至不能与中国大多数的瀑布相比,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安详、友好、不离不弃。山间的清溪,固执地走了千年,冲刷着陡坎和溪床,慢慢地在瀑布身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洞穴。村子里的人就依靠洞穴里的水生活,还经常可以看到年轻的女子来这里洗衣服,嬉笑声充满了整个山洞。瀑布、洞穴之于村民就像父母之于子女,细腻无比,无微不至。能够与人类相处得如此融洽的瀑布全世界恐怕仅此一处了。在古镇里还有很多小铺子,从猛洞河中打捞上来的小鱼,经过村民的加工,香味弥漫整条街道。沿街叫卖的米豆腐是不能不去吃一碗的,淳朴的人们一直以为“刘晓庆”可以让他们的买卖更红火,其实他们不知道,让人慕名已久的不是别人,正是他们自己,他们的王村。这种米豆腐是以米为主料,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粒,经水沥干,再加上小

是不是我们光顾着生意和照顾小妹,而忘记她也是个孩子,也需要我们宠爱着、娇惯着?是我们把她当成了小大人,才导致她自己把自己当小大人了?

么懂事的女儿要出嫁了,我内心的恋恋不舍与日俱增。小妹与姐姐有很大差异,无论是从性格上还是行为习惯上。小妹从四五岁开始,事事就要自己做主,买什么样的学习用品,甚至什么式样的衣服,都不许我干涉,个性极强。而姐姐榕丫头从小就由我安排,一直安排到她高中毕业,我买什么她就穿什么,从不挑剔,遇到好吃的也主动让着小妹,自己吃少份的。我一直认为她是理解父母的,即便有时夹菜的时候多少也会偏向妹妹一点。直到前年,有次她说她在梦里哭醒了,我问梦见什么了,她说梦见我偏心妹妹,连餐巾纸都要把最好的递给小妹,把最差的递给她。我这才意识到她内心深处还是觉得我疼妹妹比疼她多一点,而她却一直委屈自己来成全别人。顷刻间心疼不已,伸出手臂想抱抱她,却蓦然发现她已经长成一米六五个头、眉清目秀、唇红齿白的大姑娘了,矮小的我再抱不动她了。

我和她爸是白手起家的。在她小时候,家里的条件远不如小妹出生以后的。那年,她大学毕业二战考研,就在店面的二楼学习,那是个又闷又热的小房间。楼下是我家开的小超市,楼上一隔两房,靠外一间做仓库,靠里一间做卧室。逼仄的房间放两张床,我带妹妹睡一张,她睡一张。一到热天,酷暑难耐,除非终日开空调。那半年,她就坐在那一米宽的小桌子边,听课,刷题,刷题,听课。她焦虑过,沮丧过,哭过鼻子,但擦掉眼泪后,又给自己鼓劲,而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,只能供应她的一日三餐。如今想来,我何曾是个称职的母亲呢?好在第二年她考上了,上班了,我暗暗松了口气,觉得肩上的担子卸掉了一半。

但没过几年,又为她的婚事着急了:老实木讷的她,基本不和男孩交往。急着急着,她遇上了一个心仪的男孩,一个和她一样老实腼腆的男孩。男孩父母也特别厚道,对丫头极好,于是一切水到渠成,双方父母见面,订婚,下日子,置办嫁妆……

随着婚期的临近,我内心对她的依恋和不舍越发强烈。有一天,我们聊到婚礼,说到新娘出门的细节,她抱着我的手臂亲热地说,妈妈,我觉得你到时候肯定会哭的,因为你心肠太软了。

是的,我的榕丫头,妈妈会哭的,那泪水不仅仅是柔软,还有一份对你的不舍和亏欠啊。

天涯诗海

祖母的石磨

(外二首)

刘杰

祖母还在的时候 石磨就不会一直闲着 要么啃食刚剥下来的玉米 要么咀嚼泡过水的大米豆子 祖母熟练地一手对抗阻力 一手把堆成小山的粮食一勺勺 喂进永远填不满的嘴里 石头的夹缝中,生命在无尽裂变 祖母也围着磨盘周而复始地转 直到和名字一起嵌进一方石头里

夜

像祖母的镰刀 悬挂在高耸的楼顶 这栋楼太高 祖母还没来得及攀登 太阳就落了下去 十八年来 家乡的茅草割了又长在 通往一块石碑的路上 小径越来越难走 于是在有星光的夜晚 双眼就容易跌入深邃的河流

竹子

在祖父手里 竹子不单单是植物 而是餐桌上的筷子 灶台上的篾箕、刷把 抑或田间的簸箕、背篓 再或是夏季的摇扇、凉席 冬季的吹火筒…… 祖父把竹子嫁接到生活各处 祖父无处不在

雪

肖高群

这场雪 下了生活的身体里 袒露心事的山岭太小 藏不住穿山甲和豪猪 雪崩的风险 从登门槛坎应里长出时 不是百年古樟的傲骨 和水坝的一场收兵所能躲避的 寒意已经准备破门 此刻 我不得不打开自己 在木门破洞处以身入局 像当年林冲在山神庙中 遇见的石块 接下来 再从林教头夜宿的草料场掏出一本名著 从名著中掏出未燃尽的柴草 用一场大水或水的替身,淬一个珍藏已久的我

游记随笔

芙蓉镇

阿枫

芙蓉镇原名王村,是位于湘粤桂三省交界处的小镇,是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山城古镇。又称“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”。镇上的人们勤劳朴实,街坊邻里和睦。后来,因为谢晋导演、刘晓庆主演的电影《芙蓉镇》,在小镇取景拍摄而一炮走红,于是改名为芙蓉镇。但是在当地人心中,王村就是王村,一个小小的村子。层叠错落的吊脚楼,平整又安静的石板路;闲时的街道布帆翻飞,寂静得有点荒凉。小长假,我和朋友到湖南芙蓉镇旅游,一进古镇便可看见那块青石板坊,微弱的光从角落里洒进来,落在牌坊上,泛起一种幽幽的惨淡的光,依稀可辨牌坊横头两面分别雕有“贞洁”和“圣旨”两词。也许已经没有人愿意追问这牌坊身后的故事了,暗自为这女子感叹的,徒留山野的秋风。青石板坊后便是密密匝匝的土

家吊脚楼,参差错落,飞檐翘角,古色古香,尽显着土家族建筑的魅力与神奇。吊脚楼里发生过多少故事呢?墙上贴着土家阿妹的哭嫁的图片,幽怨感人。为什么哭呢?为离别还是为未来?导游介绍说,那是当地的一个风俗。他们“以喜当悲、以悲当喜”,在这大喜大悲的人生大事上,表现出不一样的人生态度。在一些古装剧里,新娘出嫁时,因与家人别离之悲,常常会上好一会儿,但土家新娘的“哭嫁”却有所不同:她们以歌代哭,以哭伴歌,这种“哭”不是没有讲究的呜咽或者嚎啕大哭,而是有完整的哭词、一定的程序,还有一定的节奏和旋律。哭嫁歌表达了土家族阿妹对媒人、对包办婚姻的不满,不知道夫家究竟是好是坏,全靠媒人在中间说道、牵线。对未来婚姻生活的迷茫,对自身命运的无力,在一代代土家族阿妹们的哭嫁歌中留下深深的烙印。然而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,思想观念的转变等,土家族的婚俗礼仪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,传统的婚俗礼仪逐渐被现代的、婚俗礼仪取代,越来越少的人会在结婚时严格按照哭嫁的流程进行,会唱哭嫁歌的人也越来越少。而且,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,自由恋爱逐渐成为土家族男女配对的主要方式,男女平等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,这一习俗的部分社会基础已不存在,哭

嫁的习俗和哭嫁歌的传承均面临着严峻的境地。吊脚楼下的青石板街古朴狭窄,依山势蜿蜒而去,大约有四五里长,每次走在上面,仿佛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,空间距离只跨出几步,却好比穿越了几十年的时空隧道,回到了那纯朴的年代。走到村口,便看到那条60米高,42米宽的瀑布,水流倾泻而下。这条瀑布的气势自然无法与黄果树瀑布相比,甚至不能与中国大多数的瀑布相比,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安详、友好、不离不弃。山间的清溪,固执地走了千年,冲刷着陡坎和溪床,慢慢地在瀑布身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洞穴。村子里的人就依靠洞穴里的水生活,还经常可以看到年轻的女子来这里洗衣服,嬉笑声充满了整个山洞。瀑布、洞穴之于村民就像父母之于子女,细腻无比,无微不至。能够与人类相处得如此融洽的瀑布全世界恐怕仅此一处了。在古镇里还有很多小铺子,从猛洞河中打捞上来的小鱼,经过村民的加工,香味弥漫整条街道。沿街叫卖的米豆腐是不能不去吃一碗的,淳朴的人们一直以为“刘晓庆”可以让他们的买卖更红火,其实他们不知道,让人慕名已久的不是别人,正是他们自己,他们的王村。这种米豆腐是以米为主料,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粒,经水沥干,再加上小



在港门村

(外一章)

吉才惠

葱、酱油,香浓爽滑,呼噜噜一碗,连牙齿都不必嚼动。再添上一碗土家自酿的糯米甜酒,香醇可口,是低度的自然佳饮,一碗下去,回味悠长…… 在沈从文的文字里,湘西的山水如诗如画,翠翠们歌声悠扬,船夫们浪漫又豪爽,就连江边吊脚楼上白面细眉的女子都是善良多情的。就像在这芙蓉镇,人们都在争论是电影《芙蓉镇》成就了这里,还是这个地方成就了电影《芙蓉镇》,但不管怎样,当你真正来到这里,一种沉醉得难以自拔的感觉便油然而生。

海边村落,一幢幢古宅映着千年的时光,从不易弯下脊梁。在岁月的风尘里,见证着港门村一路走来…… 宁远河是一条母亲河,生生不息,滋养了崖州的古今。从港门村流入大海,日夜吟唱着悠扬动听的崖州民歌。古老的乡音,诉说着浓浓的乡愁。

巷子深处,一碗热腾腾的港门粉,还有酸鲜鱼汤的味道,不停地挑动着我的味蕾。 村口处,穿越时空的龙王庙和酸豆树不离不弃,延续着初心,静静地守护一方水土。走近它们,我不敢大声说话,担心叨扰了它们。

夜幕降临,渔港灯塔闪烁的眼眸,好像母亲盼望的眼神;渔船“嘟嘟”的汽笛声,仿佛母亲在呼唤漂泊异乡的孩子。

母亲的电话 周末的夜晚,忙碌的心归于平静。手机的铃声响起,母亲又从老家打来电话。一种莫名的愧疚感填满了我的心间。电话里,母亲用温和的声音嘘寒问暖。我已是知天命的人了,可在母亲的眼里,我还是一个孩子。 母亲的声音,是初冬里的暖流,流过我的心田。在平凡的日子里,闪烁着温润光芒。 无论过往,现在,还是将来,母亲的声音都是世间最甜美的声音,也是我永远放不下的牵挂。

四季回音

踩雪时光

程秀云

每到冬天,我都特别期待下雪。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,我的心情特别美丽。因为这样,我又可以找块空地,像儿时一样开心踩雪了。 踩雪要去农村,这是我总结的经验。赶上雪季,那里的积雪也许还没融。白皑皑的,厚厚的,踩起来会更过瘾。寒冷的冬天地里,听到寂静的室外,几乎只有雪地里自己踩出来的声响,心情自然就愉悦起来了。这独处的踩雪时光,是心灵的洗涤,身心的放松。 我喜欢踩雪,也喜欢踩雪前,先在洁白的雪面上,画一幅画,或用树枝写几个字。比如,画一只小动物头像,画一位可爱的小女孩,画一个咬了一半的苹果。其实,不论画什么,只要动起手来,在洁白的雪面上涂鸦,就能够情绪高涨,全身心享受于踩雪。要是不怕严寒,还可以再找一处空地,再拾来一根树枝,在雪地上写下一个人的名字,写上寄语,写上只有你自己读得懂的符号。 一个人踩雪,越踩越起劲

儿。放眼望去,村庄、炊烟、松柏,静默美好,别有一番情调。但若是结伴踩雪,那也是其乐无穷,一个人的快乐,就会放大成双倍。 两个人不仅可以互动踩雪,在雪地里留下两排足迹,还可以一起打雪仗,堆雪人,拍照片留念,将这美好的一天记录下来,珍藏踩雪的时光。 踩雪是运动,也是休闲放松,就算是冬天里,要把自己裹成粽子,也要一次踩个尽兴。寒冬里,踩雪踩到大汗淋漓,也不失为一种畅快。反复地踩雪,蹦跳着踩雪,跑着踩雪,花式踩雪。只要你想到的姿势和方法,你想怎么踩就怎么踩,在这广袤的冬季雪地上,你就是快乐的主人。踩累了歇一会,再接着踩。踩出的是欢声笑语,是无忧无虑,是童真童趣。 童年时的踩雪时光,是我一生的快乐印记,更是我幸福爆棚的源泉。听!咯吱咯吱,冬天里又响起了踩雪声。这声音像一首欢快的童谣,让人痴迷,让人爱到了心坎儿里。

生活记事

Lucky的梦想

陈燕珠

我叫Lucky,2009年4月刚一出生就被抱到姐姐家,在姐姐怀里时还不能站稳。妈妈回到家看到毛茸茸的我,还以为玩具,当她摸到我这个有温度又能动的“玩具”时,我还清晰地记得她一声惶恐的惊叫声。 当妈妈问给我取啥名字时,刚上小学对英语还很陌生的姐姐,却坚定地给我取了一个英文名字Lucky,她说希望我在这个家里是幸运的。 妈妈和姐姐没有经验,也不懂得带我出去玩要和社交。两个月后的一天,当妈妈在外面散步时,看到卖狗粮的,就顺便买了一些。店主问食量时,妈妈说每天3-5粒,店主惊掉了下巴,说这是刚出生的量,现在要吃一大把。这回轮到妈妈张大嘴巴。还有一次,妈妈带我遛弯到店里时,店家看见我垂到地面的像耗牛一样长的毛时,告诉妈妈我要修容的,妈妈才恍然大悟:养我是负责任的。 我就这样在粗放养中慢慢长大了。爸爸妈妈经常加班,都是我在家陪姐姐。我明白了我的使命,我成了姐姐的开心果和好朋友。姐姐有什么心事都跟我说,因为我从来不告诉

别人。她伤心时,我在她脚下默默陪伴;她开心时,我在她面前上蹿下跳,极力表达我的兴奋。我每天在姐姐下课后在家属大院跟她赛跑,从刚开始的我跑不过她,到后来她追着我跑,就这样我跟姐姐一起度过了她快乐的童年。 上初中后,青春期的姐姐有了更多的秘密,我跟姐姐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,我的吃穿用都是姐姐给我买的,甚至姐姐到香港去旅游也要给我带回新衣服。姐姐每年暑假跟爸爸妈妈出去玩,都是把我托付给好朋友,不舍得把我放到门店里,怕别人虐待我。他们不在家的时候,我一般都不吃东西,直到他们回家。我比闹钟还准,每天七点钟必定到妈妈的床,扒拉着叫她起床,但我经常会忘记周末。当妈妈打我屁股时,我就知道错了,乖乖地自己去玩。妈妈和姐姐经常说,Lucky就差不懂说话了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。经过努力,姐姐终于拿到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offer。离开中国的日子越来越远,姐姐说我们都没时间出去拍一张全家福,这也成了姐姐的遗憾。 我叫Lucky,我是一条泰迪。